

# 陳濟棠香港歷險記

● 王培堯

## 突聞妻病返港探親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擴大戰爭，除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海軍外，在亞洲則揮軍進攻東南亞。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於一月十二日亦遭日軍閃電攻陷，香港陷落時，陸軍上將陳濟棠適在香港，未及逃出，身處困境一月餘，後由友人協助，化裝逃出，逃亡經過驚險萬狀，較諸電影情節尤為緊張刺激。

陳濟棠為粵軍高級將領，一直在廣東任職，享有崇高的聲望及地位，素有「南天王」之稱。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由國民政府任命為農林部長，赴重慶任職，以示全國各界一致團結赴難，對抗頑敵。農林部是新成立的機關，一切典章制度必須從頭做起。陳濟棠領導幹部幕僚，忙了三

個多月始粗告就緒，乃於七月廿二日正式

就任農林部長。不料，到了翌年七月十九

日接到香港急電，說他的夫人莫漱英右腎

結石加大，變為慢性腎炎，長期發燒不退

，病情日趨嚴重。菲律賓賓及香港籍醫生均

主張開刀。於是他乃電請協和醫院外科主

任謝元甫赴港主持開刀。然而手術後，因

結石過大，血流不止。陳濟棠再接到病情

電報後，即專函陳布雷請代陳向蔣中正委

員長請假，獲准二十天，即於七月廿三日

由重慶乘機抵港。到港始知妻子的腎病已

釀成血中尿毒症，經與主治的中西醫師會

面，皆謂現時藥物能治血中尿毒症者尚未

發現，惟一的希望是病人本身的抵抗力而

已。直到假滿，其妻病況尚無起色，於是

陳濟棠以妻病子幼為由，請求辭去農林部

長，未獲批准，獲允續假三十天，並允往

來重慶、香港之間，權宜照顧妻病。

## 正待離去日陷香港

幸而其妻身體素健，得以抵抗病魔，身體逐漸好轉。至十二月初，妻子健康大致恢復，陳濟棠乃訂於十二月十四日飛渝銷假，不料八日晨日軍突襲香港，陳濟棠遂身陷危城。

八日晨七時許，日機飛臨九龍啓德機場投彈，爆炸聲此起彼落，家人說是防空演習，陳濟棠不信，乘車到醫院看視妻子。到醫院時，醫院已限病人即日離院，醫院交給軍用。陳濟棠乃以車載妻子及患病甫癒的長女陳佩馨回到東山台住宅，又遣車到對海九龍接小兒子。而港府已於此時下令，禁止九龍居民渡海來港，所以兒子無法前來。代他照顧兒子的友人江茂森與

其眷屬亦同被困九龍。陳濟棠即以電話請紳士羅旭和來，相約一同見港督交涉。下午二時乘車先到警司署，已得特別准許，故無須再見港督。四時，九龍家人與江茂森眷屬連袂渡海而來，一家團聚。惟東山台住宅，既無防空洞設備，又無糧儲蓄，旋得友人孫哲君送來白米五大麻包，並附以臘肉鹹菜等。鄰居馮強家中有一防空洞，翌日得其允許，令兒女等先入洞中。三日後復於馮強家屋簷下張帆布帳幕，置行軍床供其妻下榻。陳與江茂森席地而臥，日機臨空始入洞中。此種生活，對軍人陳濟棠來說為尋常見慣之事。但對病體初癒的妻子兒女是一大考驗。但也莫可奈何。惟一的上策是及早離港。

### 身處危境託人偷渡

八日午後，陳濟棠請廣州市長陳策（籌碩）以他的名義電請蔣委員長派專機來接，十日獲覆電批准。可是翌日九龍地區暴徒大肆劫掠，常人無法通行。不久，又獲悉重慶派來的專機，在飛抵廣東南雄時失事。到了十三日，啓德機場遭日軍控制，陳濟棠攜家離港的心願遂告絕望。

陳濟棠自知以他的身分，如被日寇偵

知，必被拘留，且會加利用，迫他出任偽組織的傀儡，當漢奸頭目。其妻亦深知此情，不忍以私害公，對他說：「日寇欲得您為傀儡者，必甚於他人，您一生革命事業將何以自保？晚節將何以自全？必須趕快化裝私逃，不容遲疑，遲疑就來不及了！」並促他勿以妻小為念。陳濟棠聽到妻子深明大義的話，十分感動，乃託江茂森照顧妻兒。當時適有何予珍女士來訪，陳濟棠乃偽裝成平民，與何女相偕至跑馬地，找商人鄧某設法，鄧稱目前暫無辦法，促暫住嶺南學校俟停戰三天後再設法離去。何女又說人少不能策劃偷渡，要二、三十人才行。陳聞其言辭詭異，不堪信任，恐其鹵莽敗事，乃折回東山台住宅，找來友人沈以甘籌劃善策。適巧友人鄧瑞人、張之英、黃居素三人來會，鄧稱其鹽公司有林紹榮者，機敏可靠，似可請他帶領出險。陳濟棠同意後，即由鄧以電話告知林紹榮，說有要事相商，見面時請妥加照顧等語。

十二月十九日，陳濟棠把妻兒託付給江茂森照料，並告其妻勿以財物為念，應花就花，安全第一。旋即裝成小商人隻身下山離去，但不敢逕訪林紹榮，先到鳳輝

台道正中學，找到校長黃冠章。到達時，英日交戰炮火正烈，黃冠章把他安置在一所泥牆較厚的房子裡，以策安全。是晚，其長子陳樹坤來到學校探父，父子同榻，不勝悽愴。

### 林紹榮助逃盡心力

十二月廿日，陳濟棠遣走兒子，偕一人攜著行李，到鳳輝台下十一號拜訪林紹榮，見面後那人離去，陳濟棠與林紹榮素未謀面，係由鄧瑞人電話介紹而來，先互通姓名，陳自稱名為何養。何養為他早年從軍革命時的化名，也是他幼時的乳名。由於彼此陌生，林詢問何事？陳濟棠答：「來請你帶我到內地去。」林答：「去內地，關係重大，我負不起這個責任。」陳聞言：知道他不肯輕諾，必不會不守信用。他又觀察林的態度，見其沉穩機智，知道此人可靠可託，但仍未稍露口風，直到吃過晚飯，談話投機，快要睡覺的時候，才道出真姓名是陳濟棠，並說因妻子患病，由重慶回來探病以致羈留香港。並解釋自己半生革命，盡忠黨國，絕不會為敵人作僱。承鄧瑞人先生介紹，指林先生可協助脫險，故而冒昧前來請求協助，以免被

俘，失節受辱。林紹榮聽後，一臉愕然，沉思良久，答稱，此事關係重大，他沒有把握辦到，恐貽誤大事，又說，陳公僚屬眾多，必有奇技異稟者，請另擇賢能協助。陳濟棠再三懇請，並謂：「請勿為我的身分而緊張，須從詳計議，我一見到你，內心已安，知君必能為助我也。今情勢已急，你為黨國著想，亦義不容辭。」當時林紹榮雖受感動，仍未敢答允。遂坦言告陳：「我不是怕死，亦不是畏難，因公為國家一級大員，而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萬一計畫失敗，貽誤被俘，國人當不諒解我，罵我貪圖利祿，將公出賣，便成萬世罪人，豈非冤枉？因此，我實不敢為助公。」陳濟棠聞言毅然說：「我拋妻棄子，隻身潛逃，冒一切犧牲，決不為敵人名利所誘，如事有所失，我兩人可一同自殺，以免他人譏議。」林紹榮受到他的誠意，才予承諾。

到了深夜二時後，陳濟棠提議和林紹榮結為把兄弟，林頗有高攀之忌，不肯應承，陳濟棠不由他分辯，拉著林紹榮回到天井，跪著向天立誓，義結金蘭，陳年齡較大，喚作「養哥」，林被稱為「老二」，排行第二之謂也。

當時林紹榮擔任香港同德公司都城和梧州兩廣地區經理，負責大澳、中山至西江的運輸。該公司係經財政部特准辦理搶購海鹽者，運銷粵、桂、湘、贛。董事長為梁季典，香港區總經理即鄧瑞人。公司自備有電動快艇多艘，作為搶運的交通工具。香港陷落時，林紹榮適在香港辦事，住在跑馬地鳳輝台六號。因此，陳濟棠找到他。

廿一日早晨，林紹榮囑陳濟棠至雲咸街華僑中學暫住數天，俟停戰三天內，再來會面。當即取白米約卅斤，及臘味鹹菜等，遣其堂表弟韓志端跟隨陳，又以五十元酬搭某一公家汽車而往。抵校後，陳以電話向沈以甘詢問家人消息，獲知十九日他離去後約二小時，東山台馮強的家即中砲彈起火，火勢甚烈，妻兒均在馮宅下防空洞，不能出，幾乎全葬烈燄之中，幸自衛隊救熄，其妻已攜長女佩馨，幼子得寧，乘馬醫生的車子赴中環伍梯雲夫人家，其餘子女赴藍塘道孫家哲家去了。陳濟棠聞訊頗感寬慰，乃回憶當九龍劫匪熾盛時，他本維持地方治安之心，撥出手槍兩枝，提倡組織東山台自衛隊，其餘的人用木棒作武器。不料此次竟賴自衛隊之力，使

自己的家人免於大難。

十二月廿二日至二十六日，華僑中學的自來水大鐵管被炸裂，飲水來源斷絕，陳濟棠行李中幸有其妻於其臨行時放入的鮮橙數枚、餅乾一盒，藉此稍解飢渴。廿五日，香港全境陷敵，陳濟棠真正置身敵人勢力範圍之內了。日人亦知陳濟棠在港，搜尋甚急，此時陳的處境真是危機四伏，隨時可能被捕。

此一時期，正值寒冬，陳濟棠在華僑中學沒有墊褥，林紹榮為其購毛毯一張，供其墊床。隨護陳濟棠的林氏小表弟韓志端不知其人即陳濟棠，以防消息走露。送走陳濟棠後，林紹榮回到大道同興洋服公司暫住，同時打聽消息。廿五日，林紹榮欲去西摩道，為日軍所阻，交通斷絕。翌日再去，所過崗位，均經盤詰，始得通過。至此林紹榮認為陳濟棠匿居半山已不適宜，急謀遷移。與同興公司執事鄧量商酌，承其慨允接納。廿七日下午七時，林陪同陳沿堅道，荷理活，士丹利街，先到德忌笠街鄧瑞人處晚膳，以免被熟人察覺。至下午七時，再往同興號遣表弟韓志端回家，由他自行陪伴陳濟棠，照料一切。此時，陳濟棠因連日臥床過硬，腰部

受寒劇病，雖能飲食但不能起坐，林欲爲其聘醫生，陳以香港的醫生，著名者均爲其素識，故寧忍痛而不願就醫。不意兩天後，林亦患同病，陳乃轉促其覓醫，說：

「你食藥有效，我也可照劑服用。」林乃往覓著名中醫羅某就診，三服而痊。林偽對羅云：「余有長兄約年五十與余同病，但平時胃弱，可依方服藥否？」羅云：「吾方至神，有何不可？」陳遂照樣服用，霍然而癒。腰痛雖止，陳自付萬一被捕，何以自處，自不能不預爲之計。乃請林紹榮等覓得鴉片一盒，預爲成仁取義之用。

十二月廿九日，最初替陳濟棠策劃逃亡的友人沈以甘來訪，告知偽廣東省民政廳長應榆四出尋訪陳濟棠，並稱汪精衛欲請陳濟棠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日中午，有楊建屏者到同興公司訪朱光真女士，林紹榮適巧外出，朱光真竟引楊逕上閣樓拜見陳濟棠，楊建屏與陳爲舊識，陳極力懇求其保密。下午二時許，林紹榮返店告知與楊見面情形，林大驚，因林知道楊建屏已投敵，任經濟委員會七委員之一。林急電鄧瑞人，囑其促楊務需守秘，因爲鄧楊向爲好友。同時把陳濟棠遷往同興斜對面的友人家，與賣白粥及漿餅者共住

，並與林紹榮約定，以後少來見面，以避人耳目。

### 過日哨被疑鴉片鬼

一九四二年元月三日，林紹榮探清敵情，決定雇船偷渡往大澳。但當時雇一中型船，索價二百元。而林的存款三百餘元已用罄，只好與陳濟棠商量，陳即寫條子叫林紹榮到鳳輝台找黃冠章籌錢。林紹榮與黃冠章見面後，告以二、三日內即偕陳濟棠起程，但仍需籌三、五百元旅費。黃冠章回答說：「此刻無現款，待通知家人想辦法。」林紹榮回來後告知陳濟棠，陳即拿出金珠交林紹榮變賣，手中的金珠，林估計最多值百五十元，亦不敷用，故始終沒有去賣。林旋與同興公司鄧量涵商借，獲允。乃一面物色船隻，並將計畫通知鄧瑞人，準備七日凌晨五時，在西環豬欄海灘上船，先往大澳。六日晚，鄧瑞人著人送來三百元。

六日，林紹榮赴西環察看，果無日本兵，乃決定起程。七日晨四時半，陳、林一行起程，林償給小表弟韓志端五十元，促其回家。陳濟棠打扮成卜卦者出發，到西環步行約十五里，於七時許抵達西環，

竟發現面目猙獰的日本憲兵兩名，持槍而立，檢查行人。已無路可退，只有硬著頭皮前去。林紹榮未化裝，商人模樣，陳濟棠跟著，如同一隨從，日兵先搜陳濟棠身

，見有興發祥名片一張，鴉片一盒，別無長物，認爲係黑籍中人，另眼相看，揮手令去。再搜林紹榮，取去港幣廿元，亦准通過。凡行人經過者，多數樂於納賄，以免留難。聽說日兵一日收入，爲數不少。陳、林爲漏網之魚，急忙下舟而去。次日日寇爲搜索欲捕之人，即一律禁止出口了。船開約十五分鐘，在出口處，有日軍艦檢查。林說明係大澳德泰公司商民，擬乘船回去。有一日軍落船一望，揮手使去。此時風浪甚大，至半途，發現一賊船叫喝圖劫，林促船家不予理會，揚帆順風疾駛而去。十一時，安抵大澳，到德泰公司暫住。大澳有香港鹽公司辦事處，店中有辦事員三人，亦爲林之素識。大澳屬於香港之島嶼，已有日兵一連駐守，陳濟棠雖尚未脫離虎口，然比蟄伏香港時，心情已較安寧。

在大澳住鹽公司，市上海鮮充斥，陳濟棠食指大動，日日入廚自事烹調，有人問林紹榮說：「此何人？」林紹榮回答說

是新來的廚役。陳亦樂於以廚役自居。是時陳、林商決，循鹽公司運鹽路線入中山縣，中山縣屬半淪陷的游擊區。是時，大澳德泰公司之電動快艇，早被日軍征用。林乃飛函中山縣民眾公司，派第六號快艇來接。並指定派會日語的鄔祥同來。大澳米糧缺乏，敵軍發出佈告，諭令居民疏散。林乃乘機為陳濟棠用何養名字，申領疏散證。住了五天，辦好疏散手續時，民眾公司開來之快艇亦到。

### 搭江輪遭經理輕蔑

當時海面不靖，聯合三船同行，林紹榮為人極精細，稍涉違禁的物品，一概棄置不運。辦事人中有欲介紹其同鄉某人附舟返里，乃順德人，在港曾充教授，攜妻一，也是教員，生一子僅十二天，林以舟小人多為辭不允。陳睹狀心中惻然，對林云：「同時逃難同胞，抑何拒之甚耶？」林不得已許之。此人即黃順之教授夫婦，十二日下午上船，另有黃的同事盧孔博夫婦及陳振銘共六人。在大澳口，日艦檢查，鄔祥上日艦用日語說各人係遵令疏散，日軍不允放行。有一軍曹，且頻呼「姑娘」，如是被扣留逾一小時。哨工告訴林紹

榮，若再過一小時潮退，就不能開船矣。林紹榮甚焦急，召回鄔祥，問他：「為何不放行？」答曰：「不知何故，大約係女人誤事。」林乃到日艦上，用筆寫著：「我等係大澳德泰公司商民，奉令疏散，並無帶有違禁物品，請即放行。」遞與日軍驗看後，即准開船。當時順風順水，深夜二時，已安抵中山民眾墟，後來獲知自大澳同駛的另兩船，已遭賊劫，無一到達。陳以一念之善，免於大禍，豈冥冥中，固有主宰耶？廿一日，陳、林一行乘小船經順德大良，是夜宿舟中，翌日繼向新會豬頭山進發。豬頭山乃汪偽軍所在地，由豬頭山至自由區塘下，須經一頗為廣闊之江灣，常遇日艦巡查，亦危險地界。船家與偽組織互通，常有暗示，凡見山頂旗竿上簷衣高懸，知道沒有敵艦。當時地方人士袁帶已知陳濟棠經此路外逃，派人前來暗訪。林紹榮以消息已洩，若遷延時間，更為危險。乃不暇計日艦之有無，冒險速渡，渡至半海，發現日艦，距離約六七千公尺，乃加速快行，如端午競渡，竟告逃脫，抵岸後，日巡邏艦始至，陳等匿伏山坳，日艦離去後，才逕赴沙坪。抵達後，另雇一小舟赴塘下，塘下為國軍駐守的自由

區，至此，陳濟棠才算安全脫險。香港鹽公司在塘下亦有辦事處，店中人為林紹榮洗塵，並約士紳數人及陳濟棠作陪。席間談及時事，有人謂陳濟棠已入廣州播音，也有人說陳已到南京播音者，陳濟棠說據他所知，陳濟棠確已回渝，彼等聞之皆大歡喜，陳又詢以謠言事，始知他在香港備嘗艱苦九死一生時，正是流言四布之日。稍事休息，陳濟棠一行由塘下經鶴山、高明、白土，搭肇梧輪赴梧州。登輪後，與梁漱溟鄰座，陳濟棠不欲人知，沒有招呼。林紹榮向船中經理租賃臥室，已得允許，惟適值吃飯時間，須稍候。林紹榮乃引導陳濟棠到經理臥室稍坐。當時陳衣服襤褸，經理面現不豫之色，所以經理吃飯時，劇飲暢談，如已忘房間事者。飯畢，船經理至，林乃急詢：「承允臥室如何？」經理很傲慢的回答說：「無房。」林紹榮說：「你公司總經理與我熟識，請勿見拒。」船經理不高興的說：「你認識他不認識我，有什麼用？」林紹榮說：「無論識與不識，經商目的，在求財而已，要錢多少，我可給你。」船經理很嚴厲的回答說：「有錢不行，萬金亦不行，汝奈我何。」陳濟棠睹狀，已難再忍，乃詢船

中伙伴：「船上有無軍政人員在？」伙伴答說：「陳公俠軍長在。」陳曰：「你去對陳公俠說陳濟棠有請。」該經理聞言，面色驟大變，前倨後恭之態，判若兩人，連連急呼「開房！開房！」陳公俠來到，見狀大驚，立即下令他的駁殼隊前來保護。並問：「該如何懲罰經理？」陳濟棠說：「罰彼金五百元，且用彼之名義捐助肇慶醫院，以作善舉，否則須禁監一月，二者任其擇一。」經理在旁聞之，喜出望外，連呼說：「我願罰金！」

### 逃出虎口滿身是病

經過德慶時，陳濟棠乃託陳公俠攜電報稿以其真名真姓託鄧龍光總司令把脫險經過報告蔣委員長及余漢謀長官。陳濟棠歷險時，身心俱疲，百病叢生，沙眼、咳嗽、香港腳、皮膚病，應有盡有，而且胃病復發。乃決定先至茂名休養。不久，余漢謀遣專使來接陳濟棠，並致送國幣一萬元，陳以兩千元還給林紹榮，餘皆退還，抵茂名暫住儲良坡內兄莫冠儒家，數日接長子陳樹坤媳婦來信知其扶繼祖母及諸孫抵達廣州灣，當即指示他們返防城鄉居。十日後，又接江茂森自河源來電，知妻子

莫漱英，已率子女至河源，於是陳濟棠乃在茂名等候。家人經老隆韶關、桂林、柳州，沿途得故友照料，經時一月，抵達儲良坡。夫妻父子重逢，涕淚沾襟。陳濟棠百感叢生，旋成律詩一首：「亞洲遍地舉烽煙，倭寇鯨吞勢缺天，親愛家人棲異地，流離群眾哭連年，香島別妻傷肺腑，鑑江聚首話團圓，幸叨祖澤源流遠，夫婦同徵錫福全。」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陳濟棠任專使返嶺南，宣慰兩廣，特專程往訪林紹榮，贈以詩曰：

變名逸跡亂離中 結識危邦道隱衷  
出我難關如手足 感君豪氣直如虹  
跬步追隨至慎勤 俠情難得獨殷殷  
太平山頂高千尺 不及林君義貫雲  
林紹榮一介商民，有此際遇，亦平生快事了。

聖文叢書

#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